

美国NBA湖人队著名教练杰克逊,曾执教多个球队,戴了13个总冠军戒指,可是在他退休前指挥的最后一战,却被小牛队4：0横扫,一世英名,虽不能说毁于一旦,至少也是黯淡退场,非常尴尬,美国《纽约时报》发出醒目通栏标题“杰克逊不得善终”。

善终,指有一个完美结局。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生命的善终,二是职业生涯或某项工作的善终。《吕氏春秋》曰:“善作者当善成,善始者当善终。”道理如是,但做到很难,所以,自古以来都把善始善终作为一个很高的标准。

先说生命的善终,意指无病无灾,寿终正寝。佛教五福的最后一福是“考终命”,即所谓善终,或一般人说的“好死”。佛院在《十二品生死经中》描述了死亡的十二种类别,关于善终讲了三种情况:小善终——没有遭到意外横祸,无病而终的;中善终——不但没有病苦,而且心中没有怨气和内疚,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地,安心地逝世的;大善终——自己预先知道临终的时间,而且身心了无挂碍,走得洒脱,甚至还亲眼看见佛菩萨来迎接,往生到佛菩萨的净土。按古书记载,只有那些得道高僧、积德行善之士,才能享得无疾而终,那不知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毕竟,生老病死的偶然性很大,无法预测,无法操控,战乱、水火、灾祸、疾病、饥饿、杀戮、刑讯,都会使人一命呜呼,悲惨横死。所以,生命的善终很难控制,不说也罢。



● 现代诗坛

回老家		
孔令国		
该回趟老家了 去看望父老乡亲 和那片生我养我的黑土地 以偿还那一千次诞生 九百九十九次夭折的风愿	阳光下晾晒汗水 田垄上播撒虔诚 急性的种子一着地 便膨胀成一首朦胧诗 而我却像一粒秕子 随沉重的春风飘来荡去	憧憬就无数次生长 沉重的书包 为我解除了翅膀 幸运的起飞 牵动村民的目光
一路充满激情 遐想在春风里撒欢 记忆在骄阳下显影 童年所有的片段 都叠印在心灵的屏幕上	陌生的眼光太窘迫 木然的表情太刺激 是黑土地遗弃了我 还是我伤害了黑土地 叫一声亲爹亲娘啊 咋不认你们亲生的儿女	我听不懂人与门的故事 便把过去的路折叠起来 把生命的每一天 都放在没有过去的起点上 把希冀扛在肩头 把追求装进行囊 踏着远方的风景线 穿越风景线的远方
笔直的柏油路 永远覆盖了深深的车辙 整齐的砖瓦房 羞退了百年的泥草屋 扯也扯不动的旧胶片 一瞬间彻底曝光	远远等在公路上的小汽车 按响了急切的汽笛 它怎么能理解我呢 纵然它的动力再快再快 也难以缩短心与心的距离 让我挽起裤腿走一段吧 或许能找回更珍贵的东西	让背影诉说从前 让求索诉说迷惘 让晨曦诉说寒夜 让朝霞诉说夕阳
唯有乡亲们田间 亲吻土地的姿势亘古不变	魂牵梦萦的老家呀 只要我扑进你的怀抱 就再也不想离去……	农村的孩子 每一个脚印都认真摆放 既不俯视门槛 也不仰望栋梁
	我是农村孩子 农村的孩子 总爱播种幻想 无数次收获失望	只揣着泥土的淳朴 只记着妈妈的期望 无论站在哪里 都是一穗成熟的高粱



● 商都钟鼓

向往“善终”

陈鲁民

再说职业生涯或某项工作的善终。通过主观努力,这个领域里的善终大多是可以操控的。首先要做到见好就收,急流勇退。许多人不能善终,就是过于恋战,该退时不退,结果自取其辱。杰克逊本来功成名就,再加上年事已高,精力不济,已现颓态,如果早点退休,那就功德圆满了,就因多打了一个赛季,结果灰头土脸地结束职业生涯,不得善终。李宁也有这样的教训,1982年第6届世界杯体操赛上,他获全能、自由体操、单杠等6项冠军,成为世界体操史上至今唯一取得如此惊人成绩的运动员,创造了一个神话,因此被誉为“体操王子”。而到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他虽状态已急速滑坡,却勉强参赛,结果在吊环比赛中,脚挂在了吊环上;跳马比赛中,重重地坐在了地上。就因为没见好就收,最后一战颜面丢尽,颇为遗憾。

憾。

再就是要量力而行,收敛欲望。七情六欲人皆有之,但过分的不加克制的欲望,会害人不得善终。时下,官场有一种“59岁现象”,就是因为贪得无厌,欲壑难填,不少官员在临近退休时中弹落马,从受尊敬的公仆变成了大牢里的囚犯,晚节不保,令人遗憾。还有些企业家,刚小有成就,就盲目扩张,乱铺摊子,急着做强做大,当中国的比尔·盖茨,没想到欲速则不达,适得其反,最后企业资不抵债,无法驾驭,被淘汰出局。当年声势显赫的企业家马胜利、步鑫生、王遂舟等,无不如此,如果当初能量力而行,步步为营,何至于一败涂地,不得善终?

最后还要头脑清醒,小心谨慎。俗话说“小心行得万里船”,那些能在事业上越做越大,路子越走越宽,最后安全着陆、善始善终的人,无一不是一生谨慎,小心行事。他们从不被胜利冲昏头脑,不作非分之想,常怀忧患意识,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因而不疾不徐,不骄不躁,计划留有余地,不失分寸,干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季羨林、钱锺书、袁隆平、钱学森、王选等学界泰斗虽历经坎坷却能善始善终,修成正果,就得益于头脑清醒,小心谨慎。

无论生命还是事业,如果能做到“临命终时,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那是莫大的幸福!

麻将将是清朝晚期才流行的游戏。它不仅深受市井百姓青睐,就是文化名人,也乐此不疲。

梁启超是麻将的超级爱好者,并有一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一次几个知识界的朋友约他某天去讲演,他说:“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来客不解,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将。麻将对梁的诱惑力、吸引力之大,可以想见。而坊间也有梁曾发明三人与五人麻将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传说。他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

徐志摩麻将打得最漂亮,他善于临机应变,牌去如飞,不假思索,有如谈笑用兵,十战九胜。徐对鸦片与麻将还有一番妙论:“男女之间的情和爱是有区别的,丈夫绝对不能干涉妻子交友,何况鸦片烟榻,看似接近,只能谈情,不能爱,所以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最暧昧最嘈杂的是打牌。”

张恨水也与麻将有不解之缘,他小说中的人物很多

● 名人轶事

麻将与文化名人

艾里香

都是麻将高手。每天晚上九点,报馆来索稿的编辑便排队,在张家门口等候,张低头在稿纸上奋笔疾书,数千字一气呵成,各交来人。一次,他在麻将桌旁上了瘾,报馆来人催稿,他左手麻将,右手写稿,麻将、交稿两不误。

闻一多年轻时不会玩麻将。留美期间,一次到教授家做客,饭后美国教授拿出麻将提出玩儿圈助兴。闻一多连忙解释对麻将一窍不通,甚为窘迫。美国教授根本不相信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还不会打麻将,以为他有意推托。闻一多只好硬着头皮上阵,临时参阅说明书,边看边学边打。一晚上他没和牌,甚是窝囊。此后,他在友人的帮助下,才慢慢学会了打牌,以应付类似的局面。

文化名人当中,也有牌技很差的。辜鸿铭的牌技就很差,还因而获得了“光绪(光绪皇帝)的雅号”。胡适虽然也喜欢打麻将,但水平并不高,经常输牌。相对胡适的胜少败多,胡夫人在方城战中,可谓每战皆赢,这让平生不信鬼神的胡适,“小心求证”出“麻将里头有鬼”,亦不失为一趣闻。

梁实秋因家教甚严,乃至读书,梁方才知世上有麻将这种玩具。有一次他向父亲问起麻将的玩法,梁父正色说:“想打麻将吗?到八大胡同去!”吓得他再不敢提“麻将”二字,从此对麻将再无好印象。但梁身边好友如徐志摩等人都是麻将高手,有几次硬被拉上桌,他玩了玩,还是觉得吃力,觉得打牌还不如看牌轻松过瘾。以后好友酣战,他总是作壁上观。

不过,文化名人里头也有对麻将深恶痛绝的。鲁迅就不打麻将,据许广平回忆说,“鲁迅晚年住在上海,几乎天天听到邻居打牌的喧闹声,妨碍工作和休息,使他深感憎恶”。鲁迅作品里谈及麻将的有好几处,最早一处见于《阿Q正传》。阿Q一贯好赌,但他只会押牌宝,不会打麻将,后来他回到未庄就大发议论:“未庄的乡下人只知道洋鬼子能够叉麻将,城里却连小鸟龟子都能叉得精熟的。”足见鲁迅对麻将的深恶痛绝。

老舍是对麻将危害体会最深的一位。他23岁左右时曾沉溺于烟、酒与麻将之中,虽然打牌“回回一败涂地”,但只要有人张罗,他就坐下,常常打到深更半夜。天长日久,老舍渐渐瘦弱,痰中往往带血,终于生了一场大病,昏迷不醒。治愈以后,头发全部掉光。从此他才下决心戒除麻将等种种“恶嗜好”,专心读书、教书、写作,终成一代文豪。

之一的谭文先生共同研写编著的。作者以专业股市操盘手视角全面地剖析了当代中国股市不为人知的大盘案件以及在全盘股市中股盘的明、暗操作。股市的主角,无非就是庄家和散户。庄家有翻天覆地的能,散户朋友若想摆脱这个困境,在与“庄”博弈之中占据赢面,就需了解庄家、研读庄家,清楚庄股炒作的种种潜规则。本书试图对庄家和散户的内涵予以剖析,让投资者有清醒认识。

宣传工作。之后,又随常书鸿先生远去西陲创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莫高窟的艺术魅力,使他受到极大震撼,同时,也使他认识到“应以弘扬与发展祖国传统艺术为己任”。

1949年新中国成立,龚柯在重庆参加工作。后因各种缘故,又辗转调回河南,从1950年起,先后任《郑州日报》和《郑州晚报》社美术编辑组组长。工作职责即:绘制题头、题花或给通讯报道、文艺作品插图图等。

“文革”后,龚柯担任郑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又有了登嵩岳、游黄山写生等机会。就画出《嵩门会月》和《黄山松云》等画作,在全国大展中获奖。1985年日本第十八届“现代水墨画展”,其画作《黄山奇秀》获优秀奖。一发难收,他先后曾参加北京主办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书画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书画展》、《纪念郑成功诞辰320周年书画展》。龚柯先生不仅在大陆赫赫有名,台湾出版的《当代书画名家集粹》也刊登他多幅作品。

● 新书架

《庄家那些事儿》

章艳芬

本书由曾在多家咨询公司及投资机构任职、直接参与坐庄设计和大资金操盘的“八线理论”的创始人曹明成先生和“曹氏八线理论”创始人

怀念龚柯

马青云

著名山水画家龚柯老先生,不久前去世,享年96岁。龚柯先生1916年出生于开封。最初学画在开封师范学校艺术科。在李剑晨和谢瑞阶老师的教导下,西画和国画一起学,进步很快。后考入“北平艺专国画系”。当时,齐白石、黄宾虹、王雪涛等都是他的导师。他学习努力,聪明过人。偏爱于山水;因此,黄宾虹和汪采白老师就辅导他专攻山水画。抗战开始后,学校南迁,与“杭州艺专”合并,改名:国立艺专。又受到潘天寿等名师的教诲,他的山水画基本功更加扎实。由于学校不断搬迁,他南渡长江,先后到杭州、过湖南,浏览了西湖和洞庭的美景,继望庐山瀑布风光,最后至重庆,饱览了巴蜀的山山水水,积累下不少绘画写生资料。在国立艺专毕业后,龚柯曾做过一段抗日

一
张学良的第一个女人是他的表嫂。
表嫂大张学良十岁,姓林,叫了一个挺不好记的名字。多年后,张学良认识了林徽因,才想起表嫂好像也叫林什么因。
张学良与表嫂的情分缘自一把香蕉。那时候的奉天,没有几个人见过香蕉。赵尔巽担任总督时,家人在垃圾桶里扔了一堆香蕉皮,引得好事之徒像狗发现了骨头一样纷至沓来。有善于钻研者把那皮拎出来,条条缕缕地一对,狠狠地想了想。最后,一拍青光光的脑瓜皮,这东西原来也像茄子似的,地里长的啊!
香蕉进张家时,是用描金的漆盘装着,上边盖了一块豆绿色的丝绒。张作霖也没见过香蕉,只觉得这东西如果不是太大、太粗壮,倒是很像东北的青豆角。张作霖拿起香蕉闻了闻,这是什么东西?吃的吗?表嫂的神情很恭敬,话却说得很悬,这可真是个稀罕物,只有南方人才有得吃,听说要百八十年才能长这么大呢。张作霖一听,来了兴趣,拿起香蕉,颠来倒去地看了看,妈拉巴子的,百八十年才长这么大,赶上长白山上的老山参了,这东西挺金贵吧?表嫂的语气轻描淡写,算不上金贵,只是万里迢迢的,得来不易,这是我们家先生特意搞来孝敬大帅的。其时,张作霖只是陆军二十七师的中将师长,远没有大帅的分量。但人们喜欢这么叫,张作霖也就顺其自然地接受了。

张作霖把香蕉放回漆盘,一摆手,来人,给孩子们拿去。

表嫂说,大帅不尝尝微臣的呢。

张作霖摇摇头,我这个人跟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没缘分,吃苹果倒不牙,吃梨上火,吃柿子连尿都拉不出来。
表嫂莞尔一笑,大帅说话总是这么幽默。
香蕉就这样到了张学良手里。掀开漆盘上的丝绒时,张学良嗅到一股淡淡的幽香,他拿起丝绒闻了闻,确认香味来自这一方薄如蝉翼的丝料。便问,这是谁送来的?下人回答,是大表嫂。张学良想起来了,这个大表嫂来过几次,家里的几个妈妈都不待见她。戴妈妈(张作霖三姨太戴宪玉)说她长了一副狐媚子样,许妈妈(张作霖四姨太许淑卿)说她生就一双勾魂的眼睛,唐僧见了她都会坏了修行。张学良不懂狐媚子是什么意思,勾魂倒是明白几分。天齐庙

好吃,灶上还有火,怀英,你给弟妹们烧去。

许是从小生活在枪林弹雨中的缘故,张家这个大女儿爱骑马,爱摆弄枪,凡一应女红,概不理睬。而二女儿张怀英却恰恰相反,天生贤妻良母的坯子,缝衣做被,绣花纳鞋,无所不能,无所不精。家中有些烧火上灶的活儿,赶上厨师不在,都是由张怀英来做。张家那时养不起太多的下人,厨师用的是钟点工,一天只做一顿饭,晚饭。

张家当时住在南下洼子(今大帅府西),紧挨着城墙,过去是清道台荣厚的公馆。所谓公馆,其实只有五间正房、五间厢房、两间门房。厨房就设在厢房的第一间,一个灶台一口大锅,灶台旁有一个风箱。张学良跟妈妈住在新民县杏核店胡同时,家里也有一个风箱。张学良曾半夜起来把风箱拆开过,发现里边空空如也,竟然只有一块木板,四周粘了一些五颜六色的鸡毛。自张学良拆过,风箱就不好使了,拉起来像是得了哮喘病的老人。

连载

刘太太的文化不高,看不懂女儿衣服上那些洋文。在她眼里,洋文就和女儿的男同学一样,动机不明。尽管刘先生就是靠着跟洋人做生意的大财,可是刘太太宁可男人少发点财,能在家里多露露面。十几年来,刘先生每年在家的日子,加起来还不到一个月。

不过除了刘太太,还真有人星期天一大早也不闲着。刘太太刚打开电视机,手机上来了短信,“针眼相机,窃听器,专业调查服务;跟踪、银行账号、第三者,请接洽张小姐,159xxxxxxx。”

刘太太正打算把短信删了,家里座机又响了。刘太太皱着眉去接电话。

电话里是个细声细气的陌生女人,开口就讲洋文,叽里咕噜的。刘太太的好心情少了一半:“什么啊!听不懂!打错了!”

刘太太正打算要挂断电话,对方却突然改口,大着舌头说起了中国话:“你好,我是香港宝成保险公司的赵小姐,请问刘太太在不在?”

“我就是。”
“噢?你也姓刘吗?”
“什么?我不姓刘,我姓崔。”
“噢,那刘太太在吗?”

“我就是刘太太!我不姓刘,可我先姓刘。你到底有什么事儿?”
“你先生也姓刘?这么巧哦,对不起,可找的是刘太太, Ms. Maria Lau。”
“什么马尾巴老?”刘太太一头雾水。

“是啊, Maria Lau,就是刘满德先生的太太,能不能麻烦你帮我通报一下?我有事找她!”
“废话!我就是刘太太?你不是有病吗?”

“刘太太,真的抱歉,是这样,刘满德先生上个月为您购买了一笔人寿保险。作为答谢,我们公司将赠送一份礼物给您。刘先生在登记单上填写的是英国伦敦的地址,留的电话却是北京的。我们想通过电话确认一下邮寄地址,把礼物寄给您!”
“英国的地址?什么地址?”
“No. 1397 Hyde Park Road, London……”
“得得得,什么乱七八糟的!”刘太太打断对方,心中却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你刚才说刘满德说他太太叫什么?”

“Maria Lau,”香港小姐也疑惑起来,“您确定您是刘太太吗?因为刘先生有拿他太太的照片给我看呢,是

庙会上,他见过一个道士表演勾魂大法,那邪恶魔似的眼神看着谁,谁的脑袋里就嗡嗡叫,不由自主地随着他那把悠来悠去的蝇甩子左右摆动。张学良第一次见大表嫂就有这种感觉,脑袋里也嗡嗡嘤嘤地叫了一阵,不同的是,大表嫂的眼睛不像恶魔,看着清水汪汪的,一动就似在笑。

香蕉只有五个,大姐张冠英给张学良和妹妹怀英、怀曜、弟弟学铭、学曾一人分了一个,说,你们吃吧,我这两天牙疼,啥也吃不下。张学良把自己分得的香蕉给了张冠英,姐,你吃吧,一有好吃的你就牙疼,这回能不能不疼?他估摸这东西能挺好吃。说着,顺手把那块散发着暗香的豆绿色丝绒揣进口袋里,动作很随意,像是揣起自己的一个什么物件。

张学铭接过香蕉就咬了一口,咬的是香蕉根部,最不堪吃的部分。张学铭只嚼了一下,就把香蕉吐出来,齁牙咧嘴,这什么啊?这么难吃!张学良接过香蕉看了看,用舌头舔舔,不禁也皱皱眉,大概这东西不能生吃,大表嫂走没走?我去问问她。张冠英扯着张学良的后衣襟把他拉回来,待着吧,你也不怕人家笑话,我琢磨着,这东西应该像土豆地瓜似的,烧着吃

好吃,灶上还有火,怀英,你给弟妹们烧去。

许是从小生活在枪林弹雨中的缘故,张家这个大女儿爱骑马,爱摆弄枪,凡一应女红,概不理睬。而二女儿张怀英却恰恰相反,天生贤妻良母的坯子,缝衣做被,绣花纳鞋,无所不能,无所不精。家中有些烧火上灶的活儿,赶上厨师不在,都是由张怀英来做。张家那时养不起太多的下人,厨师用的是钟点工,一天只做一顿饭,晚饭。

张家当时住在南下洼子(今大帅府西),紧挨着城墙,过去是清道台荣厚的公馆。所谓公馆,其实只有五间正房、五间厢房、两间门房。厨房就设在厢房的第一间,一个灶台一口大锅,灶台旁有一个风箱。张学良跟妈妈住在新民县杏核店胡同时,家里也有一个风箱。张学良曾半夜起来把风箱拆开过,发现里边空空如也,竟然只有一块木板,四周粘了一些五颜六色的鸡毛。自张学良拆过,风箱就不好使了,拉起来像是得了哮喘病的老人。

连载

个英国人呢!”
“什么?他给你看他太太的照片?他给你看他太太的照片干什么?你不是卖保险的吗?”

“因为我是在酒会上认识刘先生的,刘先生当时正和几个朋友喝酒,他的朋友都说他太太很漂亮,让他把照片拿出来给大家看,刘先生就把他手提电话上的照片给我们看,哇,很漂亮的洋太太呢!我就向他推荐我们的圣诞情侣家人保险产品……”

刘太太心中“咯噔”一声。
老公在外面有情人,这她猜也知道,不过情人居然是个洋人,而且还公开称做是刘太太,在伦敦还有地址,还给她买保险当做圣诞礼物……疑惑立时转化成愤怒。刘太太敦实的身体,好像蓄势待发的航天飞机:“他给那婊子买了多少钱的保险!”

“这个……您真的也是刘太太吗?”对方似乎突然醒悟,慌忙道,“真的sorry啊,我想也许是刘先生当时有一点醉了,他也许是在开玩笑! Sorry话:“你好,我是香港宝成保险公司的赵小姐,请问刘太太在不在?”
“我就是。”
“噢?你也姓刘吗?”
“什么?我不姓刘,我姓崔。”
“噢,那刘太太在吗?”

“我就是刘太太!我不姓刘,可我先姓刘。你到底有什么事儿?”
“你先生也姓刘?这么巧哦,对不起,可找的是刘太太, Ms. Maria Lau。”
“什么马尾巴老?”刘太太一头雾水。
“是啊, Maria Lau,就是刘满德先生的太太,能不能麻烦你帮我通报一下?我有事找她!”
“废话!我就是刘太太?你不是有病吗?”

“刘太太,真的抱歉,是这样,刘满德先生上个月为您购买了一笔人寿保险。作为答谢,我们公司将赠送一份礼物给您。刘先生在登记单上填写的是英国伦敦的地址,留的电话却是北京的。我们想通过电话确认一下邮寄地址,把礼物寄给您!”
“英国的地址?什么地址?”
“No. 1397 Hyde Park Road, London……”
“得得得,什么乱七八糟的!”刘太太打断对方,心中却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你刚才说刘满德说他太太叫什么?”

“Maria Lau,”香港小姐也疑惑起来,“您确定您是刘太太吗?因为刘先生有拿他太太的照片给我看呢,是

再找些东西来喂。刘太太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抓起手机,正要往外扔,手机却一下子亮了起来,屏幕上是个要删没删的短信:“针眼相机,窃听器,专业调查服务;跟踪、银行账号、第三者,请接洽张小姐,159xxxxxxx。”

刘太太不假思索,立刻拨通了短信里的号码。

请君入瓮
刘太太拨通了短信里的号码。
“你好?”对方是女的,操着地道的北京口音。
“能查第三者吗?我怀疑老公在外面有女人。”刘太太直截了当。
“当然,这是我们最拿手的。”
“在香港、英国也能查?”
“您是说第三者在香港和英国?”
“我老公在香港!那女的在英国!”
“那您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那女的长什么样,我老公一年见她多少次数,给她多少钱!”
刘太太越说越气。